歷史與空間

■文：任啓發

揮毫萬嶺蘊千流

——陳田貴先生詩詞集《吟踪寄箋》賞析

氣象渾厚，體態宏大，血脈貫穿，韻度飄逸。我在陳田貴先生所營造的古典詩詞的海洋中暢游，獲得一種極為難得的享受。他以「推天地於一物，橫四海於寸心」，以千流萬嶺見天下，以筆墨豪氣運風雨，恢弘的氣勢描繪出一派丹青水墨福田：「雅齋藏萬嶺，古硯蘊千流。潑墨雲生雨，揮毫風盪舟。」（《五絕·贈王琦榮同志》）這是何等的襟懷與氣魄才能吟出如此意境恢弘的絕句？

「浪湧波翻在管弦，人呼馬叫徹雲天。豐碑高聳中華史，金曲縈環宇宙間。」（七絕·和王耀東同志《觀交響樂<黃河>演出》）氣吞八荒，包囊玉宇，彷彿站在天外，俯瞰蔚藍的星球，潮汐的天籟在浩瀚的天際迴盪。這是一個有着悠久歷史，創造出優秀文化的民族，在遭遇生死存亡的際遇，無數優秀兒女，發憤圖強，用生命發出的吶喊，也是一個民族復興的前奏。它與天地相輝映，深深印在我們的心田，與民族崛起的強有力的脈搏相吻合。

「人稟七情，應物斯感。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」（《文心雕龍》）陳田貴先生對於大自然有着不同一般的理解和感受，青山綠水，綠草如茵，不僅僅是詩人一次次的真實體驗，更是他能夠在自然中發現至真至美的景色，進而在詩詞中表現出來，到達了人與自然的融合。「清浦清溪清氣來，綠茵綠樹綠雲飛。」（《七絕·伊瓜蘇》）「碧藍湖泊碧藍天，翠綠平原翠綠山」（《西山眺望》）自然的簫聲，天然的色彩，在一次次的行走中，撲面而來，彷彿整個人都被包圍其中，深陷在美得讓人幾乎窒息的泥土的芬芳中，鮮活的詩句把讀者的全部思緒帶到一個鮮有的境界。

愛憎分明，善惡釐清。陳田貴在《七古·答友人》中，以紅樓為樞紐，可謂度盡劫波，歷經滄桑，善惡自然分明。「更因寡聞見識少，難得有夢到紅樓……揮霍金錢如糞土，醉生夢死故事稠。」正所謂，欲說還休，卻道天涼好個秋。古人早已看得仔細分明，「事難顯陳、理難言罄，每托物言類，以形之有情慾書、天機隨觸，每接物引懷以抒之。比興互陳，反覆唱歎，而中藏之歡愉慘戚，隱躍欲傳，其言淺，其情深也。倘質直敷陳，絕無蘊蓄，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，難矣。」（沈德潛《說詩晬語》）紅樓幾乎成了一個妙不可言的意象，對文學巨作寄托着無限的讚美，對藏污納垢、混淆善惡、貪得無厭的給予詛咒。

山水詩，在《吟踪寄箋》中佔有極大的比例，是詩人實踐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的優秀範本。「山之精神寫不出，以煙霞寫之；春之精神寫不出，以草樹寫之，故詩無氣象，精神亦無喻矣。」（劉熙載《藝概》）《七律·仇池山》可謂是形神兼備的代表作：「崖頭峭壁千層壑，峰頂平疇萬頃田。綠樹遮陰籠屋舍，清泉流韻潤田莊。」氣象萬千不足以喻其變化，精神的抽象被一一攝入形象，化成詩人筆下的佳句，或是流光溢彩，或是祥光萬道，或是縷縷炊煙，或是鳥語花香，一言以蔽之，此乃人間天堂也。以至於「盡日常思狼渡灘，開荒蠢舉裂心肝。唯祈風暖草常綠，碧水涓涓潤故園」，更有甚者「夢繞魂牽狼渡灘，葱蘢草甸湧清泉。野花含笑舒眉眼，濕氣和風爽面顏。」（《七絕·狼渡灘》）

詩人心中自有大寫意，大氣魄，所以發現的萬千景色異彩紛呈，「千年珍木」「萬種奇葩」，「萬千海鳥」，「千載仰」「萬世功」，「澤萬眾」「照千家」，「千秋史」「萬種由」——自然界的種種奇異景象，被作者的奇思妙想，化作一個個意象，以「擊破千重浪，踏平萬道關」（《五律·題廈門鄭成功石雕像》）的豪邁氣勢，以「錦鱗擊浪擂千鼓，琴韻蕩風競萬帆」（《七絕·鼓浪嶼抒懷》）的豪情，以「明月池邊新草盛，長龍河畔古松榮」（《七絕·謁蔡倫墓》）的豪放，在一次次的洗練與磨礪中，成就斐然。

心底澈明如蓮淨，唯有大智慧，能歷經大磨難，才能成就大事業。居功至偉，恩澤萬世，非如此大雁塔不能超越古今，不能直達三十三層青天。「千辛萬苦取經回，身陷黃沙性命危。忽報佳音來大雁，頓開惡霧見清輝。歷經磨難心蓮淨，度盡劫波慧業垂。暮鼓晨鐘說往事，塔高歲歲彩雲飛。」（《七律·大雁塔》）詩人既是吟詠玄奘法師西天取經的豐功偉業，也是在為自己的人生與創作設定了一個形象鮮明生動的標杆。有了這個標尺，心自然有了安放，也就能靜觀喧囂的人世，進而發古人之幽思與玄想。

■陳田貴先生的詩詞集《吟踪寄箋》。

不因「事務龐雜」，「文牘紛遝」（《七律·照鏡有感》）的常態而懊惱，能在韻律嚴謹的詩詞中暢游，張弛有度，能把慣常的慵懶下鍋，不是炊而為米，而是釀成甘甜的美酒，香味純正，回味綿長。這也許是詩人身處繁雜的公務，而能寫出嚴謹的格律詩，在常態與非常態的中間，尋到了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天地。

「頌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。」（孟子語）詩品出人品，從這部詩集中，我們不難看出陳先生交往之廣。眾多唱和，以字書寫，以畫演繹其詩詞，無不深識詩理詞情。以人論，其人值得深交；以詩論，其詩如高山流水。所謂「志高言潔，志大辭宏，志遠旨永」，我們在這部詩集中可謂三者都有了落腳點。

與陳田貴有過些許交往的人自然知道，他為人豪爽、俠義，有鬱鬱古君子之風，在官場濡沫多年，絕無半點官氣，不打不負責任的官腔。這是我在這部詩集中，感受到的不同於一般的，至誠至真的寫作。

我們用「眼不高，不能越眾；氣不充，不能作勢；膽不大，不能馳騁。」（清·黃子雲《野鴻詩的》）「含情而能達，會景而生心，體物而得神。」（清·王夫之《姜齋詩話》）這兩句話，來概括陳田貴先生的詩詞創作及其所取得的成績，恰如其分。

書若蜉蝣

■文：葉輝

可怕的賣書人

呂叔湘在《買書·賣書·搬書》一文趣味盎然，他譯介了約翰斯奎爾《可怕的賣書人》（A Horrible Bookseller）：「人們常常埋怨，賣書的人對於他賣的書知道得太少了。如果賣書的人是個懂得書的人，顧客會買更多的好書。這個話有點道理。確實有少數賣書的人愛好『培養』有希望的青年顧客，讓他們終於成為堅定的買書人。」

約翰斯奎爾寫道：「我不止一次遇到賣舊書的，他的學問讓你甭想從他手上買到一本便宜書；可這一回我遇到一位對他店裡的書的興趣之濃使我一本也沒買成。他不是一位真正『行家』，很可能他的店裡有真正的珍品而他一無所知。」但這個賣舊書的人知識很淵博，他坐在書店裡看一本書，「眼鏡推在額頭上，胳膊支在桌子上，兩隻手埋在頭髮裡，鬍子幾乎碰着書……他說，『書的門類可多了。您喜歡詩嗎？』我輕輕的嗯了一聲，他就把我領到他放詩集的書架那邊。」

可是還沒等到約翰斯奎爾取出一本書，他已經讓斯奎爾明白，真正「到處看看」的卻是他：「這是Kirke White的一本詩集。您看過沒有？他那首讚美詩真了不起！（從頭到尾背一遍）他那一生！屠夫的兒子，律師的書記。有數學的天才，劍橋給他獎學金名額。不幸早死，否則很可能成為英國文學史上一顆明星。您對意大利文的書感興趣嗎？這裡有一本書品很好的《訂了婚的一對》。這本書的印數可真不小……」這麼滔滔不絕，斯奎爾怎麼攔也攔不住。

當斯奎爾的手指頭剛剛碰着一本書的背脊，此人已拿出另一本，熱情介紹：「這回是葛德文（William Godwin）。您喜歡他的小說《開勒白·威廉》（Caleb Williams）？當然！可是您讀過他的英國史嗎？這本書是對克拉倫登（Clarendon）的英國史的答辯。克拉倫登是一位大作家，可是他不公正。於是從克拉倫登談到查理二世，從查理二世談到他的情婦。然後話鋒一轉，拿出一七八四年出版的一本書，那裡邊談到製造首相的秘方：主要成分是虛偽、詐騙、腐敗、撒謊……」

這樣的賣書人學識不可謂不淵博，可也真的有點可怕，他可以一直東拉西扯下去，沒完沒了，約翰斯奎爾也算是挺耐煩了：「在這家書店裡我一共待了兩個小時；兩小時之中，我鑽空子翻看了六本書，六本沒什麼意思的書。我敢說這個書店裡真有好書，可惜沒讓我碰上。我一本書也沒買走了出來，書店主人很不高興，他的熱情遭到這樣的冷淡。」

斯奎爾最後只好說：「我不知道這老頭兒怎麼養家活口。我想他大概有點兒家底。可是從此以後我對另一路紅鼻子的舊書店老闆要比以前更有好感，他只知道書的『外情』，他坐在他的店裡一個角落的舊書堆上抽他的煙斗，像一個流浪漢坐在路邊石子堆上休息一樣。可惜這種書店老闆板現在不多了。」

文藝天地

心靈驛站

■文：陸 蘇

焚琴煮鶴

焚琴煮鶴，常用來比喻天下最煞風景的事。

我卻覺得這說的是世上絕美的事。即便有點悲劇色彩，亦可算是「玉碎」。

鶴是鳥中最具「仙風道骨」的極品。鶴的清雅冷艷不是什麼鳥都學得來的，鶴的美是只可遠觀，不可褻瀆，意念中都不可有一絲邪想的。

琴坐於雅士四品「琴棋書畫」的最前，傷琴謝知音，古往今來，是為絕唱。

那麼，如果煮鶴不用琴，還能用什麼代替？若用一般的樹枝、稻草甚至草原上常用的乾牛糞，不覺太委屈了鶴的那身仙氣?

■鶴 網上圖片

再如果焚伯牙琴為火，不煮鶴而去煮老母雞、臭豆腐、豬腦殼，是不是太對不住那曲《高山流水》了呢？

有時候「通俗」和「輕喜劇」是件適合大眾口味的好事，有時卻可能是極倒胃口的「惡俗」。即便是暴殄天物，亦是要「對仗工整」，暴殄的實施者也需要相應的級別的。

比如武俠小說中的高手。高手必須敗於高手對壘，這才有臉，雖敗猶榮。絕不可敗於鼠輩小人暗算，否則不僅高手本人要氣得吐血，各位看客也都要為之扼腕，替他不值，替他沒臉。

再比如看世界盃球賽。球迷最不肯錯過的肯定是旗鼓相當的冠亞軍賽，無論誰為「琴」、誰為「鶴」，過程和結果一樣驚心動魄、輝煌無比。而預選賽時，兩支實力懸殊的球隊對壘，即便進球再多，亦無啥看頭，可不痛不癢的換頻道割捨。

雖然「焚琴煮鶴」是淒艷絕美、常人無福企及的高境界，但終是「悲劇」，悲劇是可看而吃不消的。至少當這道佳餚端上桌時，我是下不了筷的。若能見音韻妙曼、完美無雙的琴，和羽色亮潔、舞姿翩躚的鶴相伴相隨，這樣安然詳和的「玉全」，我更滿心的歡喜。

來鴻

■文：翁秀美

詩心畫境識雪芹

《曹雪芹畫傳》購於二零零四年，一版一印，已收藏十年。

《畫傳》乃著名紅學家周汝昌與畫家趙華川合作而成。周汝昌平生為曹雪芹五次撰傳，然而給雪芹寫一個傳記，用畫面表現為一部畫傳，是先生多年的心願。這本《畫傳》創意別具一格，令人眼前一亮，愛不釋手。

小書採用連環畫的方式，圖片與文字結合，上為畫，下為文，二者結合，增強了故事性，通俗易懂。畫面底色為淺淺的淡黃，一縷溫婉的氣息在書頁間流動；文字為豎排，每頁相應的文字之前配有作者自題的七言絕句，從右向左翻閱，讀來古意盎然。先生認為，畫與文是配合，互相啟發，互相倚輔，文所難書者觀畫，畫所難形者讀文。

畫與詩文相得益彰。文字部分有詩文相配的，也有一二首絕句、數行文字便言盡，形式不拘一格。雪芹因登台串戲，被家裡圈禁，平靜下來，他起了寫書的念頭，融入詩、文、畫、並世間的可愛女兒，先生詩曰：「三更敲盡一燈殘，默數群芳夜色闌。他日書成真似夢，誰知歷歷復般般。」雪芹著書黃葉村，生計艱難，不得已賣畫付酒家欠賬，先生詩曰：「山村生計苦煎熬，時見柴扉斷晚煙。飢即餐霞有佳句，舉家食粥酒無錢。」放達雪芹，如此才氣縱橫，又如此辛酸悲苦。

畫家趙華川老先生多才多藝，對雕塑、漫畫、年畫、風俗畫情有獨鍾。《畫傳》中繪圖共一百五十餘幅，畫風簡潔、乾淨、細膩又傳神。描繪宅院深深，亭台山石，院牆屋宇，乃至床屏椅杌，細節處不差毫分；及至遠山近水，市肆郊野，又寥寥幾筆，意境全出，雋永悠長。靜觀畫幅，彷彿是畫家輕拈畫筆，不經意隨手而作，卻極嚴謹認真，人物形象各有其特色，衣着，神態，表情，無不畢肖，呼之欲出。方寸之間，數百年前的生活場景歷歷眼前。無論莊嚴繁華的帝都，還是幽靜自然的鄉野，均如臨其境。

畫幅越簡淨，人事越鮮活。曹雪芹曠世奇才，卻是才高命蹇，畫面展現其幼時的聰穎好學，愛詩詞故事，戲文樂曲，「經書過目皆成誦」，連教書先生都被他問倒。及至遭禍，苦味遍嘗，復得重生，真如夢幻。書文古話，說唱絲絃，無所不能，視名倡奇優為高人逸士，性格中的狂形傲骨和深層智慧為世俗不解，亦不容。中年貧困，瓦灶繩床，三餐不繼，唯筆墨紙硯相隨，油燈下批衣閱稿，小窗前握筆沉思，生活清苦，苦中有樂、有趣，自始至終不諧俗，不合污，不低眉下氣。後愛子因病離世，手稿被外借不還，更有人要毀去原書後半部續假書拼上，打擊接二連三，一病不起，只落得「淚盡書殘千古恨」，書稿未完，人已不在，怎不令世人痛惜？

紅樓夢讀過多遍，愛極書中的建築，醫藥，服飾，詩詞，謎語，無數次想像過曹公的生活與寫作境況，今觀《畫傳》，當真是「字字看來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尋常。」「都云作者癡，誰解其中味？」書稿如珍似玉，在當時，人們就爭相抄傳《石頭記》，其思想、智慧亦為人所識，乾隆時新睿親王淳穎讀後賦詩詠歎：滿紙喁喁語未休，英雄血淚幾難收！

周汝昌先生在序裡說，《畫傳》的終極目的或願望，是通過這種方式和手法，盡量烘托出這位奇才巨匠的生平遭遇和精神力量。「欲為芹傳事千端，寫照傳神一倍難。展卷身同入畫裡，共他悲喜與辛酸。」小小畫傳，一文一圖，圖文並茂，詩心畫境，卻能傳神寫照，盡現雪芹坎坷而輝煌的一生。

畫傳有盡，餘意無窮。末兩幅圖，一枝椽筆下，絕世書稿存，雪芹負手傲然而立，身後星光閃耀，祥雲繚繞，其偉大的人格品質、文化素養當與山川同在，與日月同輝。

「這樣的人，規矩是不死的！」

短載

■文：董耀會

走進雁門關悠遠的時空

——走過萬里長城之八

■雁門關地理形勢圖。 香港中和出版繪圖

翻開今天寫雁門關歷史的各種書籍，撲面而來的是宏大而悲壯的戰爭畫面。據統計，歷史上這裡曾發生大小戰爭千餘次，規模比較大的也有140多次。雁門關是真正具有戰略意義的著名關城之一，以戰爭傳奇而聞名。

第一次來到雁門關是當年和同伴徒步考察長城的時候，正是隆冬季節，凜冽的寒風呼嘯着掠過關城殘破的城牆。此後，我的腳步曾無數次停留雁門雄關漫道，尋覓遠逝的滄桑歲月，諦聽這座千年古老關城的寧靜和喧鬧。

從戰國時期的趙開始，歷代都很重視雁門關這個戰略要地。趙國設雁門郡，後經漢、隋、五代十國、宋、遼、金、元、明等諸多朝代發展，其一直是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發生激烈衝突與融合的邊地重要關口。

雁門關坐落在代州古城北的勾注山脊，地處黃土高原。南是呂梁，東是太行，向北有長城鎖關，向西又有黃河橫陳，大雁來往的大山空間如門，所以名為雁門山。

雁門關在漢武帝時期始設為關城，防止匈奴南下。歷經數代，原來的關城早毀掉了。明洪武七年（1374）在舊址上重建了關城，並修築了連接關城的內長城。關城的小北門為雁門關第一道關門，門額嵌「雁門關」石匾一方，兩側鑲嵌磚鐫刻「三關衝要無雙地，九塞尊崇第一關」聯句。東、西門額分別嵌「天險」、「地利」字樣石匾各一方。

雁門關城周長約1公里，城牆高6米多，牆體由磚砌成，裡面充的是夯土，牆的基礎由山石壘成。由於年代久遠，舊關城毀壞嚴重。現在我們看到的關城，是在明嘉靖年重修的基礎上重新修復而成。

巍峨雁門山逶迤綿延，著名的雁門古塞就建築在峻拔的雁門山脊，雄關聳立，使人遙想古代邊關的風風雨雨。雁門關內的「靖邊寺」是為紀念抗擊匈奴的名將李牧而建。戰國時期「牧用趙卒，大破林胡」，說的就是他在雁門關大敗林胡、樓煩的故事。秦始皇時期「北擊胡，悉收河南之地」後，秦軍在雁門關駐防。西漢著名將領、飛將軍李廣分別在代郡、雁門、雲中做太守時，先後與匈奴交戰數十次，頗多傳奇。如今在雁門關外，還有規模很大的漢墓群。隋朝時，連在歷史上以「大玩家」著稱的皇帝隋煬帝，都非常重視雁門關的軍備情況。

雁門關在北宋時就是宋遼兩大政權激烈爭奪的戰略要地，這一帶是否能守得住，事關北宋是否能夠在北方站得住腳。北宋著名將領楊業任代州刺史，多次打敗遼軍，由於戰功顯赫，尤其在雁門關一役中大敗遼兵，被人稱讚為「楊無敵」。可惜在公元986年雍熙北伐的一次戰鬥中，因為上級統帥潘美的錯誤，使楊業所部陷入遼軍的重困，最後在身負重傷的情況下被遼軍俘獲，絕食而死。

登上雁門城頭，瞭望這裡的無限江山，山脊上的明長城，其勢如巨龍騰翔於山間。雁門關東邊連接平型關、紫荊關、倒馬關，西去緊依寧武關、偏頭關，直至黃河岸邊。遙想昔日過雁穿雲，橫淌秋韻，雄關氣度軒昂。在天高雲淡、望斷南飛雁的秋季，站在雁門關抬頭仰望藍天白雲，可以欣賞到雁陣過關奇景，緬懷古人的悲壯和豪情。

（節選自香港中和出版《走過萬里長城》）

■雁門關外古道殘雪。 董耀會提供圖片